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袁紹珊*：策馬探索語言的邊界



詩 觀

也許個性與命運使然，“流動”一直是我所喜歡探索的主題。

譬如，為甚麼我們對這個“盛世”隱隱感到不安？為甚麼我們所渴望的“改變”遲遲沒有出現？

* 袁紹珊，北京大學中文系及藝術系學士；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及亞太研究項目碩士；曾獲“澳門文學獎”等獎項，作品散見於中、港、臺、澳，部分詩作收錄於《澳門現代詩選》及英譯詩選 *I Roll the Dice*；著有個人詩集《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Kubrick, 2008），現為港臺媒體專欄作者。

所謂的“我們”又是甚麼樣的組成群體？

“生活在他方”又有甚麼意義？無論身處國內、國外，事無大小，我都試圖利用詩提出疑問、記下感覺，也尋找着可能存在的答案。

把剛柔、濃淡、輕重、緩急等感覺加以鋪排、使之對立或被統合，這種由觀察“生活中的不和諧”到“意象的碰撞”所產生的火花讓我着迷。漢字靈活、深不可測又變化萬千，恰似水鑽，無限折射着光般的隱喻；它的多義性賦予了詩人不可多得的試驗空間，讓作者與讀者共同策馬去探索語言的邊界。

那麼，詩，到底是“言情”還是“言志”？我會回答說：都是，都不是。詩很多時候其實是一種自我和外界溝通的手段，它可以很熱情直接，也可以很深沉委婉。在這個所謂的“個人”與“公眾”，“本土”和“世界”早已混濁難分的世代，寫詩成了最私人也是最公共的事。

好的詩，不在宣揚單一的含意，而是在被無限閱讀中不斷產生新的意義。因此，當你聽到詩人在河的對岸唱歌時，不要祇是緊張兮兮地去追捕風中絮語，卻忘了當你穿越這流動的河流之際，身上所沾的一點一滴都可能是全新的啟示。

流民之歌

從摩托車到馬達車船，從公車到南北火車
夢一截一截地移位，騰空出更多廢墟
人們打量着我，叫我小妞，叫我外來妹
他們說什剎海的蓮花正開得粉嫩
我說哥們，這江湖中誰不在漂

我在流水線上插秧，有人卻拉扯我的頭皮
說和諧社會的苗兒，得超英趕美
裁床機上的主旋律咔嚓咔嚓
把十三億個生命切割成
準確的打更表

呵十三歲但我已老了
我得為金髮美女做神奇胸罩
為他們的小孩作塑膠玩具
我在中國製的法國假皮包上一針一線
縫進豐腴的日夜，工作的單調

可惜我不是吉普賽人不能載歌載舞
馬車載着我的故事，我是李家三順孀的灰姑娘
人們將忘記我，叫我妹子，叫我卡比莉亞
如同談起家鄉落地的板栗
或一首過時的歌謠

給威尼斯

你說早睡早起
是為了適應水鄉蕩漾的時差
黑暗影院外頭有盛裝派對
你卻躲在光影盡頭
冷看人情變化

我沿人工運河漂着

漂到亞洲威尼斯去上班
沒有灰鴿糞便的
聖馬可廣場
響着貢多拉的馬達

我是賣藝的街頭人
看蝙蝠低飛入尋常百姓家
每日表演，靜止的
掙扎，透明的火焰
天，藍得一臉偽善

彷彿全世界的美少年
都齊集在西半球的海邊

彷彿任何疾病
都是愛的代名詞

豆腐

深秋的陽光在你的墓頭
種下來歷不明的水菓
許多人來來往往
有此地不宜久留的生疏
有些回憶被焚，輕煙一樣被趕

世界已變得不同了
但你眼中的我，這山中的我
仍是六歲時的我
像萬年青一樣根系飄搖
渴望怒放

我奠上黃菊花酒，白菊花瓣
在蓋着你的石上看蜘蛛結網
母親，我在思索感情
關於腐壞的天性

是不是竟不如一個塑膠袋？

我在秋日下午凝望你
看見家中的你，夢中的你
二十四歲時的你
讓我於茫茫人海中
身攜一尊白觀音如白豆腐
沿途滲出緊張的汗

己丑年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
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年後，我的髮型已改鄉音已變
我在睡着的人群中醒來
背起夢想從東走到西面
生命的馬戲凌空翻了一圈
喧鬧，靜寂，周而復始

你的背被我用雙手閱讀着，好久不見
像一份陌生的高考卷
我說我信仰人情的無為而治
機鋒如雨下，我總悠然打傘
直到你一聲棒喝為止

一年前，我們為不存在的家到傢俱店
日夜交換別致的方言
看乾癟的茶葉沏出，海拔三千
黝黑的茶几隱約流着幾行字——
如是我聞，愛慾，如露亦如電

一年後，良辰美景緩緩硬化
我們內心儲起的顏垣敗瓦

已足夠一起去打水漂
我默唸：過去，現在，未來
看快樂越跳越遠

你白鬚太歲般搖頭對我：
少不更事，相衝，己丑而已
黑夜疊在白晝上頭
連風也是凝固的
“這一年……”
直到你緊緊扼着我的喉嚨
阻止我說出結局

我夢見我在看一部災難片

我夢見我在看一部災難片。

我買了爆穀，戲票，中間偏左，
沒有人帶小孩子參與，
反正不是真事。

近鏡中，一個孟買的小童在運動鞋工場，
他學會算術，英文字母，世界和第三世界，
流血的指頭像紅筆在更改他的價值。

冰川在沒有底的水底，
完成它的葬禮；
遠鏡中，熱風吹來，也吹來
吃玉米的牛連群結隊放的響屁。

此刻有人起來大叫：
這分明是一部文藝片！
用沉悶的情節敘事，
簡直有兇殺的嫌疑。

一片將盡，一百年便過去了，

製作名單魚貫而上，慢慢離場。
大家似乎都很滿意，
謝幕上自己的名字。

這 裡

——給Dear Q

這裡的陰天不是 陰天
夜不是夜
整日的懸念是失磁的羅盤
指着的方向
也許往東

有時候醒來就是 冬至
白了我的床單 枕被
雨還在你那邊
浙瀝下着
像一顆顆孤獨的藥

這裡有許多你的名字但都不是 你
這裡有許多張燈結綵
彼得瑪莉
我獨在欄柵處
留了一座空城給你

月亮 彷彿被時差切成兩半
但更多時候是我的憂鬱籠罩着你
這虛構的晴朗讓我懷念
你那邊混濁的空氣

總體感覺

——致梵谷

除了在博物館
大家都不想在別的地方遇見你

他們反覆唸道：噢，梵谷，梵谷
一百年前的風猶在畫廊吹響
空間太波動
超越了兩耳能承受的重量

圍觀者的陰影猛壓而來
想一窺集結瘋癲
與天才的那個時代
意志累累成千百顆麥穗
雨滴般搖曳着
烏鴉盤旋上方，正意圖招降

狡獪的文明口氣很重，問道：
扭曲本身是一種創造，還是消亡？
你眼中的真理卻在思索
色調強烈到甚麼程度
方凝結成愛
且永不損傷？

一百年後的夜仍是寶藍的
你反覆唸道：噢，真實，真實
用舉筆的手舉起手槍
世界是靜滯的
絢麗的浪頭大勢已去
唯獨畫布上你厚重的臉
至今迸湧絕望

我在東西半球遇見的兒童們

我一眼便記住了他們的樣子

也許他們像我一樣
對於陽臺上的灰鴿子
對於路上的乞丐、松鼠
對於冰淇淋般的大雪

對於灑滿陽光的草地
對於獨自吃飯、入睡、離去
對於面貼面的親吻和與陌生人攀談
需要時間習慣

他們也許會記得
被悉心調教的生活品味和愛國主義
記得，一個人的旅行和探險
自己為自己拍照時
按下相機快門的觸感
他們想必也會記得
城市深夜
越洋電話另一頭的溫暖聲線

我希望能永遠記得
以免他們記不得

格鬥狀態

窗門的節眼經已鎖死
尊嚴的汗沸騰了空氣
所有的道
皆被技術性擊倒

彷彿源於荷爾蒙的二頭肌
或是天然邪惡
使存在的格鬥慾望
如此淒美

靜 電

為妳摸上
不鏽鋼車門把

脫衣時
豎起毛線與髮絲
指尖與指尖接吻處
藍色的光隱隱爆裂

我在生冷的國度
無法迴避神祇的通訊指示

明信片

瘦黃頭髮敲打着
鮮紅罌粟襟花
灰鴿啄食掉的青春
被徹底消化，一去不回

那種與我無關的傷痛讓我想起
有時候我們踟躕、行走
或在一陣風中消失
僅僅是因為剛好，對人厭倦

路過皇后公園我時常想象
未來模樣。戰前老兵已皓首
也許下半生將平淡，也許將火樹銀花
有人就此蹲下，心力交瘁

我想去收集那些梅子紅、芥末黃
遙寄給另一片大陸，另一個北方
郵戳記錄着缺了你的光景
我寄失的快樂，又該從何說起

安大略的楓葉夾着豐沛的鄉音
下了整整一個秋季
濕滑的風景像滿地的配醬讓人絕望
且比沿途的熱狗檔油膩